

山塘底色

□ 孙骏毅

我在苏州山塘河边住过数十年，朝为露，暮为霞，最钟情的项目就是踩着好像河水洗过的半街星光，循着黄石路间或弹石路由东向西漫无目的地闲逛，可能逛到半塘桥堍，也可能逛到虎丘老街才折返。

闲逛，并非消磨多余时光，循着山塘街闲逛，看看市井风情，想想古典传说，摸摸雨迹涂抹的灰白墙壁，一不留神，一脚可能踩到一丛狗尾巴草，不无情趣。逛得累了，就在石桥边坐一会儿，看看星光，听听晚风，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还是很惬意的。

走走，看看，想想，这条最百姓的七里长街就在尘封的记忆中逐渐鲜活起来，仿佛它的旧影是昨天才冲洗出来的底片，其灰白相间的底色就沉淀在记忆里，遥远又亲近，模糊又清晰，就像深秋大雾天走在桂花树下，能闻得见浓郁的桂子香，可怎么也看不清楚挂在枝叶间的成串桂子。

山塘是远古寄给现代的一张亮丽名片。

远古有多远？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心先到达了。

半堵老墙垂下明朝的藤葛蔓蔓，藤枝上闪烁着绿得深沉的锯齿形叶片，叶片上偶尔还趴着一只绿皮螳螂；苔色斑驳的“口”字形天井飘过的大约是南来的竹箫之音，经过“靖康之变”后的南宋多了一份脂粉气，箫音也变得柔软了；“吱呀”作响的木结构楼梯，回响着清朝的木屐声；枕河雕窗下泛着粼粼波光的小河湾则从大唐流来，河上好像还泊着曲背弓腰的宋代石桥和古色古香的民国花船。

时空跨越千年，思想越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月朦胧，鸟朦胧，总觉得山塘的中秋月特别漂亮，屋檐下的青石板泛起的鸭蛋青色月，像元代青花瓷一样的皮色。那一天，踩着弹石路去“走月亮”，左邻右舍结伴走去，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一直从山塘老街“疯”到虎丘山下门，那儿的月亮好像更大更圆。

老街是走不厌的，它的价值就在于“老”，承载了百年的故事、千年的记忆。

老街、老屋、老井、老牌坊、老河埠，老驳岸沉浸在朗朗月色中，自有一种黑白雕刻版画的沧桑感，而隔河飘来的油煎蒸煮的味儿能弥漫半条街，一切皆是现实的，却又呈现出远古情态。说它是一条浸润了柴米油盐的生活长廊，一点也不夸张。

从渡僧桥到虎丘正山门西，傍河的老街大约有七里长，苏州人都

□ 叶梓

灵台在哪里？

这个听起来让人立马联想到云遮雾绕的地方，不在天上宫阙，不在传奇典籍，就在甘肃平凉泾河与渭河之间的黄土高原南缘地带。史料记载，灵台境内曾建立密须国，周文王讨伐密须获胜之后，驱使密须国的大批奴隶赶造了一座祭坛，称“灵台”，以祭天慰民，广播德化。如此说来，灵台之名的背后藏着一段周王朝的远古历史。于我而言，前几年研读陇史时就知道这里是针灸鼻祖皇甫谧、唐代名相牛僧孺的故乡，多少也生出几分人杰地灵的遐想。然而，作为一个甘肃人，我竟直到今年秋天，才有了第一次灵台之行。秋日的黄土高原，景致稍见苍凉，但也掩不住丰收的景象，尤其是晾晒于县道两边的玉米，让我想起童年的诸多往事。

到灵台时，2022年丰收节的若干活动刚刚落幕，但处处仍洋溢着节日气氛，街道上人头攒动。最深得我心的，是高原的凉爽让我这个今年在江浙经历了酷暑的游子感受到久违的快意。刚办好入住手续、放下行李，表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晌午怎么吃啊？

晌午，是我的家乡对晚饭的叫法。

长面啊。

我回答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改变。

早就听说灵台的长面了。有一年，在兰州城的小巷，碰到过一家灵台长面的小店，想一探究竟，同行的朋友说，此店差点意思，还是算了吧。只好作罢。有了这样的遗憾，此行灵台虽不能说是奔着一碗正宗的长面而来，但我还是想一食为快。



山塘夜色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这么说。

七里长街其实就是当年疏浚山塘河，挑来河泥筑成的堤岸。堤岸上盖起房子便成就了街景，朝南沿河的叫“下岸”，下岸的房子浅；隔街朝北的叫“上岸”，上岸的房子深。它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担任苏州刺史时留给山塘的一首立体而生动的“新乐府诗”，与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脍炙人口。

53岁的白居易上任之初，人生地疏，如履薄冰，这是因为当时苏州管辖范围特别大，向朝廷缴纳的赋税很多。到这样的江南州府为官，白居易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及至政务处理完毕，他才一袭青衫，坐船游虎丘。看到山塘河两岸旧堤多已坍塌，一到黄梅季节，周围农田就遭水淹，这位刺史大人有了心事，遂数次上山塘踏勘。当地百姓向他敬酒，哭诉道：“十年就有九年灾，大水淹过大门槛。拖儿带女无处躲，山塘难似鬼门关。”白居易深有感触，想我任期内若不能把山塘河治理好，有何面目喝下百姓斟的这碗酒？回府后，他找来风水先生和当地富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风水先生抱着木尺和罗盘勘测河岸，数千民工分段疏浚河道，夯土筑坝，重修山塘堤岸。疏浚后的山塘河西起虎丘望山桥，东至阊门渡僧桥，与护城河、大运河相接，不仅根治了水患，而且便利灌溉和交通。

河泥筑堤，固岸筑路，堤岸夯实后，两边栽种杨柳和桃树。到了阳春三月，绿柳飘拂，桃花盛开，景色特别迷人。白居易在河岸上巡视，看看天上的流云飞霞，看看脚下的波光水影，流连忘返，乐不可支，遂作《虎丘寺路·去年重》诗道：

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

银勒牵骏马，花船载丽人。
菱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
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后来，白居易因患眼疾回归洛阳，坐在小亭里，温上一壶酒，跟友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忆江南”，还是杭州西湖和姑苏山塘。

山塘老街一头连着阊门繁华南市，一头连着花农聚集的虎丘老街，两头热，中间冷，如同一根扁担挑起两个富庶的箩筐。自元末明初起，这条老街的两头一直是姑苏城西的商品集散地。到了明万历年间，漕运兴盛，山塘街连着阊门万人码头，经济活跃程度堪称江南之冠。四通八达的山塘河呈河路并行格局，岸边聚集了不少货栈和仓库。岸上建筑粉墙黛瓦，精致典雅、体量协调、疏朗有致，是老城区古建风貌精华之所存在。

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徐扬实地写生创作的长卷《盛世滋生图》（又称《姑苏繁华图》），描绘了当时苏州的一村、一镇、一城、一街。其中，一街画的就是山塘街景象，展现出“居货山积，行云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市井景象。

据清代吴县文人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清道光年间，山塘一带的山水古迹达500多处，直到今天，它仍是苏州古迹众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古迹就是山塘街美食行行的平台，是宜居宜商的空间。它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生活的。《桐桥倚棹录》是地方风物小志，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山塘一带的山水、名胜、溪桥、市廛、园圃及手工艺等，计12卷。后人观照山塘市井生活，多是通过这本书来解读。

山塘街不仅是一个凭吊历史的旅游胜地，更是一处商贸重地。明

末清初，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就在山塘街上小心翼翼地破土而出。作为沟通苏州城与京杭大运河的要道，山塘街一跃成为江南最繁盛的商贸重地。

花开花落，山塘街的兴盛起于漕运，衰落也源于漕运。自商贸集散方式由水路转为陆路，苏州城的商贸中心开始东移，昔日车水马龙的山塘街逐渐冷落下来，只留下老街、老屋、老铺、老桥、老碑，还有蹲在石桥边的7只苍色斑驳的石狸。

街还在，人去了，蓦然回首，却是一片风雨飘摇。山塘底色，蒙上了太多的岁月烟尘，以致画面变得模糊不清。于是，聪明的苏州人想着要来拯救山塘了。疏浚河流，重整驳岸，应该说是一大举措。某个夜里，我坐船重游山塘，竟对旧时山塘的所见所闻感到陌生，充满新奇。

河道依然是这儿一曲那儿一弯，堤上的垂柳依然风情万种地婀娜在春夜里，多情的月亮也依然摇曳在波光里，但经过治理的山塘河明显清澈了，两边的驳岸也齐整得像快刀切过似的。枕河人家的后窗口有的悬一串红灯笼，从屋脊处一直悬到山墙，5个一串的红灯笼于是变成了10个，一半是生活色彩的写实，一半是充满遐想的辉映。

似暗似明，似真似幻，似古似今，似梦似醒。

唯有眼前的灯色是真实而迷人的。因为有了摇曳的光影，山塘河才显得鲜活生动，山塘人家才有了更多的怀旧情话，七里山塘才能无愧地从明清一直走到现在而不至于出现断层……擦亮山塘底色，复原山塘旧景，提炼山塘情结，也许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老街则会告诉未来，这一切并非多余。

水，西北都叫涎水，所以，称其为“涎水面”也不为过。

在灵台，兜兜转转好几天，吃了三四次面，真有百吃不厌的感觉。我发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其一，这里的擀面杖，家家户户都有长短、粗细好几种，且以枣木、梨木居多，很有特色。在邵寨，我看到一个农妇把面缠在擀面杖上，提起来，一抖，宛似一片柔软的白缎，复又折叠起来，再擀，直到薄如蝉翼，透亮均匀。整个过程，如看一场大戏，擀面手艺之高，令人惊讶。其二，他们把切面，不叫切，叫犁。为何叫犁，我不得而知，但多多少少透出些古意，闪烁着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光芒。刀在面上行进，跟牛拉着犁在田间行走，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读《水浒传》，知道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而在灵台，我见识了大刀犁面。其三，就是灵台人吃面颇有仪式感。农家待客，一次上4碗面，称为福禄寿喜“四喜面”，也有上一次10小碗的，谓之“一口香”。吃面时，主人先摆上几碟小菜，一碟蒜瓣、一碟油泼辣子、一碟肉臊子、一碟炒韭菜，红者赤红，白者玉白，朴素又鲜亮。

离开灵台时，表弟笑问，这次没白来吧。

他还告诉我一句灵台的顺口溜：“到了灵台不吃面，白到灵台走一转。”我三四天里，天天吃长面，真是没有白来这一趟。吃了一肚子长面，我要从这座西北小城赶往寓居的江南，心底念念不忘的是前几天记下来的一支古老的谣曲：

下到锅里莲花转，

挑上筷子一条线。

走过七州与八县，

没吃过这么好的面。

如此朴素的句子，赞美的就是灵台长面。

□ 张强勇

资水发源于夫夷，过古都梁，下邵阳，入新化，出益阳，注洞庭。过了千年古城新化，不出百里，就是古镇琅塘。琅，美玉；塘，美玉。琅塘，就是双倍的美玉。

琅塘，曾经是被时光抛弃的一座古镇。明清时期修建的码头与石阶还在，只是上面布满青苔和水草。一株百年香樟树枝叶苍翠，孤独地倒映在澄碧的江水里。江水岑寂地流淌，毫不疲惫。

这座曾依资水而繁华的小镇有千余年历史。明清时期，琅塘水路、旱路通达，不但是重要的水路码头，更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从资水上游装满煤炭的毛板船到了琅塘，又用小船将琅塘的茶叶、玉兰片运抵江中，转运到毛板船上，沿江一路浩浩荡荡往洞庭湖，到汉口，入长江。

小时候，爷爷和我说过驾毛板船的事。爷爷就如一条鱼，驾着毛板船在资水里讨活。资水上到处是险滩，打烂的毛板船无数，有时河水都被煤炭染黑了。滔滔江水在琅塘汹涌澎湃、负载千钧，演绎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见证着历史的辛酸。“船打滩心人不悔，艄公葬水不怨天。舍下血肉喂鱼肚，折落骨头再撑船。”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这些朴实的船工丧失勇气，反而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千人拱手开毛板，万盏明灯打子山。”资水上的滩歌是他们 在清贫、漫长的行船生活中创作出来的，那一声声滩歌号子是其乐观精神的最好见证。

眼前是一幢古旧的木质两层小楼，有上百年历史了。墙壁早已因日晒雨淋而显痕迹斑斑，对着江面的走廊扶手也被熏得发黑。古镇上还有几栋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建筑，虽然古旧，甚至破损了，却还多少保留着质朴的韵味。烟雨朦胧间，如果仔细看去，还依稀能看见雕花的门窗和屋檐的石刻，有着精美的造型轮廓。我仿佛模模糊糊地看见阁楼上靠着一位涂脂抹粉的妇人，双手扶着木栏杆，遥望江面，那里有一个驿站，那里有拴马桩，她正盼望着自己的夫君策马扬鞭而来。

巷子顺着资水流向东西延伸，路面用鹅卵石、糯米和石灰混合打磨而成，也已有上百年光景。等到钻进巷子里，视线立马昏暗了下来，以前屋檐上悬挂的烟雨灯笼早已不知去向。在狭小交错的小巷之间绕了一阵，犹如在一个陌

□ 刘峰

在乡村，秋意根本无须看，闭上你的眼睛，支起你的耳朵，静静躺在黑夜就能体会。

一到秋日，黄昏的落日仿佛一只养得滚圆的红狐，一钻进村西的那一片芦苇地，就不见了。炊烟散尽后，几只老鸹呱呱叫着，飞回了村南头的那一株老榆树。它们抖了抖黑缎子一样的羽毛，夜色就降临在了村庄。

夜深，闭门，关灯，睡觉。

村子渐渐安静了下来。一开始，还有几声狗吠。到了最后，狗空吠几下，就不再叫了。夜，黑得像锅底，根本看不见路，已没有人夜行。在周遭深深浅浅的鼾声里，夹杂着含糊不清的呓语。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像一个盲人，什么也看不见，但听力却出奇好。

在黑暗中，我听见了风声。

风，从几公里外的湖上吹来。这个季节，它们每晚都会路过村庄，仿佛看不见尽头的部队。不少风斜着身子从巷子里穿过，其中有一些风喜欢飞檐走壁。它们一不小心，就会带动屋角那一株老樟树的枝条，摩擦着瓦片，发出唰啦啦的声音，从枝头撒下一粒粒金黄的穗子，在瓦间滚动着、弹跳着、旋舞着，飞珠走玉。

黑夜，是猫的白天。寂静中，只听见穗子像弹珠一样，顺着瓦槽落了下来，惊动了守在老鼠洞口的一只猫。它像扑蝴蝶一样扑了上去。扑了这一颗，那一颗又滚了过来。它的闹腾，很快吸引了周围的猫。它们好奇地在墙头站成一排，顺着穗子滚落的方向，依次跳上屋瓦，开始了探秘。

躺在屋瓦下，我能想象一双双冰蓝的猫眼，仿佛群星闪闪烁烁。

风，继续在湖面滑动，像一群梭子鱼在贴水飞翔。然而，它们遇上了芦苇。大片大片的芦苇林，仿佛苍黄的城墙，挡住了风的去路。一股股风被堵在芦苇面前，找不到出路，被后面的风推

烟雨琅塘

生的迷宫里。

巷子左侧是戏台，当地人 说，现在很少有戏班来唱戏了。偶尔有小孩吵着要去台子上玩耍，大人也会把孩子轰下台。戏台屋顶的瓦片落了不少，许多廊柱、椽子、横梁也被蛀得不成样了，走在上面，战战兢兢。倒是镇上一个曾经驾毛板船的“金牌舵主”，遇上好天气，便会爬上戏台，坐在竹椅上，拿了二胡，低声地拉着，却并不会唱出腔调来。小孩听到二胡声，会安静地坐在戏台下面的地上，双手撑着下巴，眼也不眨地听。

傍晚，我在古镇的街道上徘徊。晚上，我睡在江边。房子枕江，我将头靠在临江的床头。那时正是三月“桃花汛”，江面隆隆巨响，有如捶在心坎上。从上游倾泻而下的江水激荡着江岸的石头，还有无数小溪汇入资水，澎湃着。那声响回荡在我的每一寸肌肤之间的每一处罅隙，让我整个人也氤氲着江水的气息，神情恍惚，似乎在江水上奔波波打了一程，有了些许疲惫，却是满心欢愉。

现在的琅塘，依然还是江边小镇。只是古风古貌少了，临江的房子都是钢筋红砖混凝土结构，能抵御洪水，却多了呆板呆滞，少了灵性沧桑。那几条老街，却是寒寨的，不起眼了。水面上没了毛板船，采砂船也没有了，清静了许多。难得的大太阳，金黄通透，阳光铺洒在水面，资水宛如暖流。当所有的一切都融入漫漫长河中，我们只能在对史料的细细梳理中重温那曾经的辉煌和寂寞，寻求当年的精神痕迹。

襟喉关隘起繁华，资水过后是琅塘。依琅塘而过的河流就像在琅塘流淌的血脉，记录着琅塘的孕育、生长、兴盛、传承。先民逐水而居，因为耕种、饮用、交通离不开水，有了水，就仿佛有了灵魂，格外灵动。

听秋

拥着，一排接一排挤向芦苇林。芦苇倒后，又站起。再倒，再站。减弱了的风，只能托起一朵朵轻如柔美的芦花，仿佛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

虽然闭着眼睛，但我比睁大双眼时，更能看清楚村庄的一切。

我能听见，一些芦花挂在树梢、草垛、屋檐、墙头，从此留在了村庄。而一些芦花，却像一朵朵小小的白云一样擦过屋脊，转瞬即有 无踪影。它们牵住了一缕缕风，发出幽微的神秘的私语。

可以想象，辽阔的芦苇，数不清的芦花，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了与风的纠缠。一年一年，它们在村西头拦住风，让风将花捎向千里万里。中途，该经过多少村庄，又会带走多少梦啊。我相信，在异乡漂泊的日子，总会有人与故乡的风、故乡的芦花相见。

有一些夜晚，迷迷糊糊之间，我会被雁叫惊醒。

一到秋天，总会有雁群冉冉而下，憩在村西的芦苇地。而有一些雁，会选择继续飞行。路过村庄时，它们会像打招呼一般，向低矮的村庄发出叫唤。叫声，仿佛种子一样撒向地面，从此在一些村庄、一些人的心底生根。

这声音，狗会听见，牛会听见，河流里的鱼会听见，满地黄叶会听见，母亲腹中的婴儿会听见。当我从梦里醒来后，思绪会随着雁叫飞得很远，从此与旧梦一起存贮。

如雁一样，总会有一些东西会留在屋瓦，成为老屋的组成部分。当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在世界游荡了一圈归来后，才发现老屋已空空，才发现时间带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唯有断砖残瓦依旧在原 地，在他的这一小片出生地。

此刻，他才会明白，一片历经沧桑的瓦，除了为下一代代人遮风挡雨，还贮藏了自己的成长记忆——在一个个世界皆眠的秋夜，有一个少年正在用耳朵阅读季节。他不知道，他的纯真、好奇、无眠、呼吸，也被头顶的一片片屋瓦永久存贮。